

## 《赵浚谷集》的版本与著录问题

杜志强

赵时春(1508-1567),字景仁,号浚谷,平凉(今甘肃平凉市)人。嘉靖五年进士,先后在刑部、兵部任职,任过翰林院编修,嘉靖三十二年,赵时春被起用为巡抚山西、提督雁门三关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,全面负责山西御戎事务,因战败而罢官,终老于家。赵时春是明代嘉靖年间敢于进谏和主战的士人,其功业虽不显,但影响颇大,生前是“嘉靖八才子”之一,与李梦阳、胡缵宗相先后,同为当时陇右文人的典型,文与王慎中、唐顺之齐名。生平交游有霍韬、唐龙、徐阶、王崇古等朝廷大员,也有罗洪先、唐顺之、李开先、胡松等著名文人,《明史》卷二百有传。赵时春诗文风格以慷慨壮气为主,被认为是“秦人而为秦风”的代表<sup>①</sup>。现存著作有《平凉府志》十三卷,《赵浚谷集》十六卷,《洗心亭诗余》一卷,《稽古绪论》(上下卷)。笔者对《赵浚谷集》的版本进行了细致的考察,也发现了以往书目中载录的一些疏漏,现予辨析。

### 一、《赵浚谷集》的版本系统

现存《赵浚谷集》可分两个版本系统,一个是十六卷本,一个是十七卷本。现分别考索如下:

#### (一)十六卷本系统

十六卷本系统今存三种版本:赵时春之子赵守岩的初刻本,赵时春之婿周鉴的增刻本,平凉司理叶正蓁的重修本。

1. 赵守岩初刻本。初刻本编定于赵时春晚年,该本前有巡抚江西、都察院右副督御史胡松和太常寺少卿李开先两人的序。胡序作于嘉靖四十一年(1562),此时赵时春赋闲在家,既然赵时春要求胡松为其文集写序,则其文集篇目的编定必定已具雏形。三年后,李开先为赵集作序,云:“集凡十五卷,诗六卷,文九卷,续有作者,当续入之。”由“续有作者,当续入之”的话可知,在文集篇目雏形编定后,赵时春所作诗文也陆续地补入其中。李序云赵集为十五卷,

<sup>①</sup>见胡松《浚谷集序》、徐阶《浚谷赵公墓志铭》(载《赵浚谷集》十六卷首、卷末),四库馆臣评价同此。

可是后来王崇古《赵浚公墓表》、徐阶《赵浚谷集序》均言赵集为十六卷,这说明在李开先序言完成后,赵集仍在增补,估计这种增补一直持续到两年后隆庆元年(1567)赵时春去世才停止,增补的结果是《赵浚谷集》诗文由十五卷变为十六卷,内容包括诗六卷、1550 余篇,文十卷、370 余篇,均按编年排次。

初刻本的刊刻时间,是在赵时春去世之后。徐阶《序》云:“集凡十六卷,为诗文凡千余篇。初,公捐馆舍后,其子守岩秘梓于思成堂,其婿巡抚河南、都御史周君鉴尝学于公而得其志守,故又久之而复传梓于汴。”由此可知,赵时春死后,赵守岩将父亲文集私刻于思成堂。至隆庆三年(1569),初刻本告成,王崇古《赵浚公墓表》可证。《墓表》云:“公文付守岩,使者俾刻而纳诸公墓,求无负于地下。”可见,赵守岩刻好其父文集之后,要将印好的文集埋入地下以告慰其父,即“纳诸公墓”,这便需要开启赵时春墓,于是就请王崇古作《墓表》以与文集一起埋入;此时赵集初刻本已经刻印完毕。

初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,前有胡松、李开先两序,内容分诗文两部分。另外,西北师大图书馆、甘肃省图书馆分别藏《赵浚谷文集》十卷、《赵浚谷诗集》六卷,《文集》前有胡松、李开先序,若将《文集》《诗集》合并,则与国家图书馆藏本无异,这也可证明,十六卷初刻本告成时,部分印本曾经是诗文分别流传的。遗憾的是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在著录赵集十六卷本时,只著录了有附录的周鉴增刻本,而没有著录赵守岩初刻本。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则著录为:“《赵浚谷文集》十卷,《诗集》六卷,明赵时春撰,明万历八年周鉴刻本。”<sup>①</sup>其实该本刻印者不是周鉴,而是赵守岩;时间不是万历八年,而是隆庆三年。

2. 周鉴增刻本。《赵浚谷集》十六卷周鉴增刻本,其中诗文部分与初刻本完全一致,所不同者,增刻本多一篇徐阶作于万历八年的序言,而且还增加了附录,内容包括《赵浚谷疏案》一卷,王崇古《赵浚公墓表》一篇,周鉴《永思录》一卷(即《赵浚谷行实》)。

增刻本刊印于万历八年(1580)。徐阶《序》曰:“其婿巡抚河南、都御史周君鉴尝学于公而得其志守,故又久之而复传梓于汴。”很明显,增刻时周鉴是在巡抚河南任上,地点是在开封,时间应当在万历八年,至少是这年才印刷的,因为徐阶序作于此年,同年周鉴也作了《赵浚谷集序》(只不过周鉴序是放在了十七卷本之中,详后);结合这些信息,增刻本印行于万历八年应无疑问;现行目录书也都著录为万历八年。周鉴应当是将原在甘肃平凉的刻板运抵开封,增刻后重印。增刻本中的诗文以及胡松、李开先序的文字、版式等与赵守岩初刻本完全相同,也可证明这点。

增刻本中的周鉴《赵浚谷行实》应当作于赵时春去世不久,估计当时周鉴

<sup>①</sup>北京图书馆编: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(集部)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7年,第2367页。

是拿着《行实》去徐阶处请求徐阶作《赵浚谷墓志铭》<sup>①</sup>的,《行实》初刻本没有收录,增刻时加入。增刻本中的《赵浚谷疏案》一卷也是周鉴刻印的。《行实》云:“其前后奏疏、公牍关政教者尚广,当续付梓。”这说明周鉴作《行实》时赵集已刊刻而不包括疏案。而《疏案》部分版面与诗文集迥异,行数、字数、字体都不同,这反映出两者刊刻背景不同,也能证明《疏案》部分不是赵守岩刊刻,而是周鉴增刻的。周鉴兑现了自己“当续付梓”的承诺。

周鉴为什么要增刻十六卷本?我们的理解是,赵守岩刻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告慰父亲之灵,所以印数不多,流传也少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没有著录该本固然是疏漏,但也说明了该本流传很少的事实。周鉴的增刻则主要是为了传布赵集,同时,增补进赵时春《疏案》、王崇古《墓表》、周鉴《永思录》,更便于完整地呈现赵时春生平仕履、抱负、功业等。徐阶作为赵时春的老友,曾任明朝首辅,位尊望显,其序自然会为赵集增色不少,所以周鉴向徐阶求序并将之收入增刻本中。

现在流传的赵集,主要是周鉴增刻本。根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的记载,首都图书馆、北京大学、北京师大、上海、天津等十馀家图书馆有藏。随着《四库存目丛书》的收录,该本的流传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《存目丛书》中《赵浚谷集》十六卷增刻本系据首都图书馆藏本影印,影印效果比起原本差了许多,影印本中的许多模糊、漫漶之处在原本中都清晰可读,不过由于各图书馆收藏《存目丛书》较多,故借阅起来较明代善本方便许多。

3.叶正蓁重修本。顺治十六年(1659),全椒(今安徽全椒县)人叶正蓁任平凉司理,见赵集十六卷增刻本原版破损,遂“补而镌之”(叶正蓁序)。该本前五序:原来的胡、李、徐三序,新增的叶正蓁、陕西学政马之骏二序;书后附录同周鉴增刻本。可以肯定,叶正蓁是将周鉴增刻的原版进行修补、印刷。该本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,今北京大学、上海、湖南省等图书馆有藏。由于是重修,只是个别地方补版,且版本源流清晰,故不再详论。

## (二)十七卷本

《赵浚谷集》十七卷本现存仅一种版本,系周鉴编次、刻印。周鉴字子明,平凉人,嘉靖三十一年进士,是赵时春的门生、女婿,他在赵集流传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,不仅增刻了赵集十六卷本,而且还精选了赵时春部分诗文,编次为十七卷,付梓流传。也印证了其《赵浚谷行实》、《赵浚谷集序》中表现的对赵时春的尊敬与忠诚。

十七卷本前有周鉴和胡松的两篇序言,其中胡松序即十六卷本之胡序,周鉴序则题为《重刻赵浚谷先生集序》,作于万历八年,云:“兹集藏在先生家塾,余为之詮次而重刻之大梁,庶后之观者有以窥先生之全。”这与前引徐阶《序》“其婿巡抚河南、都御史周君鉴尝学于公而得其志守,故又久之而复传梓于

<sup>①</sup>徐阶:《世经堂集》卷十八,《四库存目丛书》本。

汴”的话可相互印证,两序所言之“大梁”、“汴”均指开封,可知此时的周鉴正在河南巡抚任上;“久之”即距离赵时春去世已有较长时间,再联系周鉴、徐阶作序的时间,可以肯定,十七卷本刻成、付梓于万历八年。该集包括诗二卷、250首,文十五卷、223篇,按文体排次,即周鉴所谓的“论次而重刻”。周鉴将重点放在了赵时春文上,选文占全部赵文的三分之二,而诗仅占七分之一,说明周鉴认为赵时春文的成就要比诗高,这也与《明史》本传“(赵时春)文与唐顺之、王慎中齐名”的记载相合。

按常理来说,周鉴在刻印十七卷本时,应该加入徐阶和自己作于当年的两篇序言,可事实是,周鉴将徐阶序放进了十六卷增刻本之中,而将胡松序放在十七卷中。这可能是因为胡松序主要侧重于讨论赵时春的文学创作,而周鉴选的十七卷诗文则代表了赵时春诗文的创作成就,两者主旨最为接近,所以将胡松序排于十七卷本之前。徐阶、李开先序主要评述赵时春的人生事功与气节,兼论及其文学创作,这与作为赵时春诗文、疏案全集的十六卷本较为吻合,所以将胡、李、徐三人的序放在十六卷本中。

赵集十七卷本,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的著录,今河北大学图书馆、山东省图书馆收藏,其实山东省图书馆仅藏有十三卷,其中十四至十七卷亡佚,因此,十七卷全本只有河北大学图书馆藏,系孤本;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却影印收录了山东省图书馆藏的十三卷,没有收录河北大学藏的全本,这对于十七卷本的流传极为不利。

《赵浚谷集》十六卷、十七卷本各有特点。十六卷本系年编排,是全编,收罗了赵时春的所有诗文,尤其是周鉴增刻后的十六卷本,资料更为全面;十七卷本按文体编排,是选编,即精选了赵时春的部分诗文,能集中反映赵时春的文学成就。从体例上看,十六卷本是陆续编定而成,尤其是周鉴增刻本前后多有不一致的地方,如周鉴《赵浚谷行实》、徐阶《序》等,其写作时间与诗文刊印时间不一致;而十七卷本则内容较精,编次细致,体例统一。总之,十六卷本胜在全,十七卷本胜在精,二者可互相补充。

## 二、现行书目对《赵浚谷集》载录的几处疏漏

1.大多数的善本书目将《赵浚谷集》十六卷周鉴增刻本题为“明万历八年周鉴刻本”,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以及一些高校图书馆善本书目均是。按:前文述及,《赵浚谷集》十六卷本乃赵守岩初刻于隆庆元年,周鉴只增刻了一篇序言以及附录,因此,题为“明万历八年周鉴刻本”不合事实。果真这样的话,那周鉴在万历八年就刊刻了两种《赵浚谷集》的本子,即十六卷本和十七卷本。我们以为,这没有必要,也不合事实。我们的结论是:十六卷本诗文集是赵守岩刊刻的而不是周鉴;十六卷本中的徐阶序、《疏案》、《永思录》,是后来周鉴增刻的。

2.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没有著录十六卷赵守岩刻本,该本今完整保存于

国家图书馆。《书目》在著录十六卷增刻本时云：“《赵浚谷文集》十卷、《诗集》六卷、《永思录》一卷，明赵时春撰，明万历八年周鉴刻本。”<sup>①</sup>似乎该本在诗文之外，仅附录《永思录》一卷，这也不合事实，还应该加上“《疏案》一卷”。《书目》关于十七卷本的著录，应该标明山东省图书馆藏为残本，或注明今仅存十三卷、亡佚四卷。

3.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有“赵浚谷文集十卷”条，云：“考原本刻成于嘉靖四十四年，而文止于四十二年。隆庆元年又补四十二年以后所作为卷第十，即为此本。然则此本实即李开先序本，至徐阶所序，明为周鉴刻本而作，馆臣偶未察也。”<sup>②</sup>其中“原本刻成于嘉靖四十四年”的说法欠准确，可能王先生是将李开先作序的时间认为是十六卷本刻成的时限，但这与徐阶序所言赵时春“捐馆舍后，其子守岩秘梓于思成堂”的说法明显相背。我们以为，李开先作序时（嘉靖四十四年），《赵浚谷集》只编定了雏形，其真正刊刻，是在赵时春去世后，万历八年周鉴又有增刻。王先生“徐阶所序，明为周鉴刻本而作”，即徐阶序是为十七卷本而作的说法是准确的。

4.武立新《明清稀见史籍叙录》中有“《赵浚谷文集》刻本，十卷”的条目，下有较详细的论证，作者标明这是叶正蓁重修本。武先生论述道：“这部《赵浚谷文集》十卷，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刻本，它梓于赵时春逝世的前五年，即嘉靖四十一年。”<sup>③</sup>这不合事实，前文述及，赵集从嘉靖四十一年始着手编定，此后“续有作者，当续入之”（李开先序语），直至赵时春去世才刊印。

5.杜泽逊《四库存目标注》考察了十六卷、十七卷两个版本，其考察在现行书目中最为深细。杜先生对十七卷的考察我们完全赞同，而在考察十六卷本时说：“至《永思录》、《疏案》亦卒后增入无疑。徐阶所谓‘公捐馆舍后，其子守岩秘梓于思成堂’者实即此增刻本。”<sup>④</sup>按：杜先生认为有附录的赵集十六卷本是赵守岩刻，对此我们不认同，如果十六卷增刻本系赵守岩刻印，那该本前徐阶作于万历八年的序是谁在何时添入的？如果是周鉴添入，那就意味着周鉴要将赵守岩印好的赵集逐一回收、拆散再装订，这是很难操作的；事实上经历了十六年后，赵集肯定已经流传，不可能全部收回，周鉴应该不会这么做。还有，如果增刻本系赵守岩刻，那么，没有附录的十六卷初刻本又是谁刻印？按照杜先生的观点，这些问题似无法解答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

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集部（上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665页。

②王重民：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605页。

③武立新：《明清稀见史籍叙录》，金陵书画社，1983年，第257页。

④杜泽逊：《四库存目标注》集部（五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2788页。